

教 育 叢 書

近代教育家及其理想

唐 毅 編 譯

1 9 2 4

上 海 中 華 書 局 印 行

近 代 教 育 家 及 其 理 想

Modern Educators

and

Their Ideals

上 海 中 華 書 局 出 版

序

教育爲社會事業其對象非僅從事教育者所專有實全社會之分子悉得而抒其意見者也杜威氏曰哲學者廣義之教育學說也此兩義吾校讀同學唐毅兄所編譯之『近代教育家及其理想』一書既竟而益信然此書標題雖曰近代教育家其中實不必盡爲教育家如康德如裴希脫如海格爾三大哲學家也然亦各有其教育學說以詔示吾人故吾謂此書固可使從事教育者學識有所增進人格有所感染特非從事教育者讀此亦得知其對於教育應負若何之責任焉校讀既竟爰綴數言於篇首

曹芻識於南京高師

凡例

一、此書原名 *Modern Educators and Their Ideals* 爲日本 *Tadasu Misawa* 博士所著。

一、原書凡十二章，首章述泰西上古中古及文藝復興與宗教改革各時期教育概要，而兼及培根巴西多二人。以下十一章除第五第十二兩章兼述二人外，其餘九章皆各述一人，共計十有四人。

一、不佞以爲除此十四人外，尚有二教育家其學說與實施俱有影響於吾國之教育者，未及列入，不無缺憾。故不揣簡陋，敢將此二人加入。此二人爲誰？即 蒙台梭利與杜威是也。

一、原書徵引各家之著作時，常有引一句或半句者，不佞每譯至此種地位，輒就原著以參考之。（只限於英譯者）

一、本書行文力求淺近，俾於教育稍有研究者，即能披閱。

一、此書之成，得李儒勉，倪文宙，歐陽翥，曹芻，文莊各至友之助不少，感荷之餘，特此

誌謝。

一、原書每章之後，皆附參考書籍，此實其佳處，故仍保留之。
一、本書錯誤之處，在所不免。深望閱者諸君不吝指教俾得更正。

編譯者謹識 一九二三，二，一日南高。

近代教育家及其理想目錄

第一章 發端

第二章 葛美紐斯

第三章 洛克

第四章 盧梭

第五章 巴西多與康德

第六章 裴司塔洛齊

第七章 斐希脫

第八章 福祿培爾

第九章 海爾巴特

第十章 斯賓塞

第十一章 海格爾

第十二章 黑尼士與霍爾

第十三章 蒙台梭利

第十四章 杜威

育家及其理想

Modern Educators and Their Ideals

原著者 日本 Tadasi Misawa 博士

編譯者

唐 毅

第一章 發端

愛琴半島者，古代文明之府庫，地中海沿岸各國文化之總匯，亦一歐洲文明之發祥地也。是故吾人非了
解希臘人之教育觀念及理想，則不能領略近今泰西之教育。恭白勒（Compayré）曰：『近今各國較高的
生活之發展無非受古希臘之影響，教育一事正如其他各事然，自當不外此例。』（5: P. 18）且余更有
者：古代各國除古中華之外，其足以影響於近世之精神者，實無有過於希臘，而尤以雅典為最。

使身體與精神兩方面之強與美，皆得完滿和諧之發展，使個人與社會皆得充足之調濟，及現世生活之
快樂，使國家為其獲得道德與快樂之舟楫及上。凡此等等，皆古希臘之根本理想，而宰制希臘人者也。彼
等之於國家不僅視其能執行公民教育且視其之自身即為教育之機關，認社會中彼此往來之生活，即
人民之教育，故其學校所佔教育的位置極小，迨其末年方有私立學校之發生，其倡始者為修詞家及哲學
家，蓋應少數人之需要而設者也。

近代教育家及其理想

二

希臘之教育，可分爲兩大派，甲派之代表爲斯巴達，乙派之代表爲雅典，甲派視人格，能力爲無上之至寶，乙派視人之知與美爲至高之尊榮，甲派重人之行爲，乙派重人之儀表及語言，效忠於國家爲甲派之目標，謀個人之完滿與幸福爲乙派之志趣，總之雅典所代表者爲智與美之文化，斯巴達所代表者爲武與德之文明。

就希臘一國而言雅典之理想及趨勢，實勝過於斯巴達，顧其弊在過於重視智慧與文雅，而失其生氣，及結果祇有個人而無社會，但斯巴達之精神並不因此而消滅，其後終復活於羅馬，蓋羅馬者，以軍事政治稱於世者也。其所需之公民，爲有實力而能幹事之人民，是故當希臘哲學降至新開薩哥拉（Neo-Platonism）及新伯拉圖之神秘派（Neo-Platonic mysticism）之時，其刻苦堅忍之斯多葛派（Stoicism）已根於意大利矣。羅馬教育之要義，在培養軍事的法律的人物，身體的及精神的能力與勇氣，忠正廉潔及實際的智識等等，爲彼等所最重。僅有智識與文雅乃彼等所不屑道者也。今試就希臘羅馬之教育略加以談焉：希臘之教育大部分付託於國家，羅馬之教育則注重於家庭之陶冶。前者使兒童學習團體之生活，人之感化，後者直接受教於父母，而受父母之指揮。因此，羅馬無公共教育之機關，即有，亦方自倣效授文法與修詞時始。今觀西洗樂（Cicero）鼓吹古羅馬個人主義之教育之言辭，即可知其教育

言曰：『吾先人之於兒童也，不願其受規律嚴整之教育，不願其爲法令所宰制，不願其爲畫一

基督教之誕生也，在社會進化之歷程中開一新紀元，其於教育也，亦不外是。其根本之原則，爲求與絕對的超絕的人格一致，爲各人之天命及其可能；求正直，仁愛，和平及幸福之天國之實現，爲人類共同之目的。此等原則與希臘理想並未有若何大不同之點。但基督之興，乃閃族 Semites 人民所主動，爲一般熱心人士所鼓吹，其後方與含族思想 Hellenic thought 相混和。該教不特忽略國家之公民的，經濟的生活，且因其爲禁慾主義者之主張，竟視現世之完滿與享樂爲罪惡。謂人之初生，卽有罪過，情慾能使身體爲罪惡之源。甚至以增進智識與興味有抵觸於宗教。其上帝則爲奪取人類性質或內容，而使人成爲抽象的消極的靈性者；其天國則在死後之另一世界或想像之境地。彼視所有人類的，自然的，皆爲有礙於神及精神之物，故非將身體毀壞則靈魂不得而生。因此之故，不特不能使歐洲成爲新世界新天國，而反將死的與黑暗的時代導入歐土，豈不痛哉！

中世紀之教育，大都操之於教會；其目的亦在爲教會，其他不顧也。當是時也，教會藉其堅忍之奮鬥及犧牲，戰勝一般非耶教徒。其所得之結果，則卒使教會佔人類各種組織中最高最普遍之位置；其神權之位置，則又爲評定國家以至教會價值之極終標準。彼輩設立之學校及組織之大學，其目的並非在增加社會生活之效力及促進個人之人格，乃在欲使一般青年爲將來天國中優秀之公民，或盡力於教會已耳。

教會教育之狹隘既如上所述矣；卽非教會之教育，亦因當時新興之國家內爭外競之擾攘，故無論朝野均無人稍留意於文化之促進者。縱有武士教育，其精神實在軍事；至於一般人民，則不過受家事及其職業

之訓練而已。但如此之現象，終不能不變。其後較爲太平而富厚之各國殖民地與新興之自由城市，已有趨向於文化之興趣。如十字軍之東征，使東西之文化得相接觸；美洲之發現，海外之貿易以成；凡此不特足以開拓人民之心胸，且大可使其精神解放也。煩鎖學派 *Scholasticism* 之辯論教育雖爲形式的，然已促進吾人之思想不少。此後其自覺之精神與生命之衝動，日新一日，幾徧泰西之全土，故能深感教會之獨斷及禁慾二主義之制人太甚。乃有宗教改革以反抗其獨斷主義；有人文主義以反抗其禁慾主義焉。

人文主義之運動起於復古之思想。彼輩厭惡教會煩瑣派乾枯無味之拉丁文，而欲直趨樸素簡潔而優美之古希臘羅馬學者所作文字。又因倦於希臘哲學之詭辯的解釋與討論，而欲直領其純潔無滓之源泉。此番文藝之復興，雖曰起源於文學，實則爲恢復已滅絕之古代精神與理想；所謂古代，又以雅典爲最。此時之人士已脫離僧侶靈魂之生活而入於人世。所謂生活之美樂與藝術，至是始得再生。而學問之事，亦至是方由正軌也。

雖然文藝復興之功，固不鮮；但因其過於重智與美之文化，竟將善之方面忽略，殊爲可惜！蓋希臘精神之復活，即有反對宗教之趨勢；此豈非將歐土數世紀所苦心經營之基督特性完全推翻乎？所幸者，與此種運動同時並進者有宗教改革之運動以助之。所謂宗教改革者，乃欲結合希臘基督之精神，而導耶教入於適當之趨向；明言之，即使耶教成爲人的宗教是也。此時求宗教與生活之調和，天與地之調和，神與人之調和，已入於一般人之意識之中。個人良心與理性之神聖，人類之無國界，無階級，無男女皆得平等，與乎民族之

將來可得偉大的進步的生活等等，已爲西洋所信仰。按中世紀基督教之目的在建一世外之精神國境，而近代基督教之目的，則在現世之漸成爲精神化。縱以上之所述基督所啟示者，又有陷入新煩瑣派與教會派之傾向，但近世尙不乏明眼之人，時時大聲疾呼，以求挽救之也。

自有史以來，未有一次偉大之革新運動不影響於教育者。卽就宗教改革而論，實開近今西方教育之基。當黑暗時代古文化之精華雖僅屬於教會，而文藝復興則實利賴之焉。吾於此而見從前支配基督教教育之根本觀念與理想，實以此爲根基與精粹者也。路德(Luther)卽爲此運動最有名之人物，其對於教育之供獻實不亞於其對於宗教也。試觀恭白勒之言卽可知矣：

『日耳曼之改革家路德者，乃其同輩宗教家中之最熱心最有貢獻於教育者也。彼不特陳說當道爲人民設學校，且於教授方法之改進，亦大有影響焉。且教育精神之所以得以復新，得新教派學說之助實不少。』(S.P. 114)

路德於教育上之貢獻，當不止於翻譯聖經爲德文，然卽此已足爲吾人所紀念而視爲教育界之大人物矣。蓋聖經一書，初只少數人所得觀覽；一經路氏翻譯之後，則成爲一般人民之讀物，至是則此書不僅影響於宗教與道德，實於語言之研究大有裨益矣。人謂其平易優美之文體，實開德國文字之新紀元，而有統一國語之能力者也。但彼所直接貢獻於教育者尙不止此。一千五百十九年，彼曾著有結婚後之生活一文，其中所討論者關於父母教育其子女之責任，謂家庭教育乃學校教育之基礎及其預備。真正之信心（信奉

上帝之心）及良善之教徒生活，惟在兒童時可以立其基礎。凡爲父母者必須盡其心力以教育子女，否則卽失其爲父母之天職，罪莫大焉。兒童須加以教導，但不可加以鞭撻而宜以理喻之也，吾人於彼等，無論在語言方面，行爲方面，生活方面，均須自爲表率，不可不檢。無使彼等徒貪安逸以弱其志，而柔其身，然亦不可使其古板拘束，有如禁慾派之所爲斯可矣。

雖然，家庭教育，根本則根本矣；但尙嫌其不足。蓋爲父母者多數缺乏信心與學識，訓練與技能，時間與方法，而此等事，又爲指導兒童之重要條件，萬不可或缺者也。是以不得不設學校，延教師，以完成兒童之教育焉。彼嘗向當事者鼓吹，許其在各城市設立學校而保護之，以教育所有之公民，而不可有階級男女之別，須一視同仁而後可。路氏鼓吹此意不遺餘力，一若眞奉神之使命者然。吾人可謂彼之此爲，乃神開其口，使其不得不言。如猶以此言爲未足，則竟可謂乃神與基督藉其口而發言者。彼視青年之教育爲戰勝惡魔之無上方法；視教育與宗教之根源爲同一之物而不可分割者。彼頗以教師之職業爲極高貴，其言曰：

『吾語汝：今日之勤勉與熱心之教師，校長，或無論何人，吾皆不問其街頭之爲何，凡盡心訓練兒童教育兒童者，其所得之報酬，恒苦不足。此非吾一人之私言，卽非教徒之亞里斯多德亦莫不如此說法也。如此，吾人似當尊重此輩矣；乃吾人之以教徒自居者，常輕視之，一若彼等爲不足道者。某則不然，設予一旦因被逼迫脫離傳教之生涯，而須轉入其他之職業，則予所願者除爲學校之校長或兒童之教師而外，再無有出其右矣。此無他，蓋余所承認者除傳教外，教師職業爲世間最有用最偉大而最良好之工作，卽就實際言，予亦

當思及此，以爲世間再無有較此更爲尊貴之位置。』(12:P.414)

但汝若轉其眼光於實際方面，試略考察學校與教師之眞能盡其高貴之使命與否，便知『無論何處，皆可發現一無所知，及不能教人爲善與教人致用之教師，校長，非特此也，彼等且不知學與教，究爲何物，可不痛哉！』(5:7.117)

路氏之革新教育，即在使兒童脫離此種教授及訓練之束縛，而置之於自由，歡樂，寬宏之空氣中且尊重其生長之人格焉。彼謂：『使兒童索居乃最危險之事。吾人應當任彼對於各種事物加以考察與研究，惟不可任其太無歸宿，致出規律範圍之外。至於娛樂賞心等事，在兒童之緊要實不亞於衣食，此則更當注意者也。』(5:P.119)

對於兒童個性，吾人亦當尊重而培養之；『苟兒童幼時曾受不良之待遇，則其一生之行事，未有不躊躇不決者。其受父母之恐駭者，則其後即聞風動樹葉之聲，亦將不免發生懼畏矣。』(5:P.119)

至於其教材，則爲宗教，古文與希伯來文，歷史，音樂，數學，等科。路氏頗輕視中世紀之哲學，謂爲『惡魔之糟粕』。蓋從事此種學問，所費之精力既多而毫無益處，故應以歷史代之，以探求世界眞知識之源泉。彼又極認音樂之重要，視爲培養情感之良劑，甚至謂：『苟爲學校教師者，不能歌唱，則亦不足數矣。』(5:P.119)

彼又以『武士操』(Knighthly Sport)之宜提倡，蓋此爲培養體格之良法也。

『救濟各處大缺憾』——即師資之缺乏——之方法，彼甚以爲有培養師資之必要。其培養之法，則擇其學生

之優秀者，無論男女，使之在校有長期之研究，而授以特殊教育，並開設圖書館任其參考。在路氏之意，視訓練教師與教育人民，同一重要，皆爲當事者之天職，不可旁貸者也。

路氏所提倡之宗教改革，其教育之運動，實不亞於宗教之運動。此種發動，使盡人知個人之價值；使人於多方面如智慧、道德及身體中求完全之人格；並喚起父母及官府之良心，以教育其子女與公民。往昔一般人之視學校也，以之爲教會系統中之一部，其最大之責任，即在爲教會訓練奴僕；今則不然，已一躍而爲成就人道之機關矣。按新教育之重要目的，並非將從前教會之志趣取而代之，亦非在提拔人之靈魂入於天堂；不過供給城市以『受教育的，明達事理的，公正自重的，舉止安詳的公民』而已。至於今世之急需者，並非在預備天國之公民，『其所希望者實在男則善治其國，女則教養子女，留心家務，以謀家庭之幸福。』(P. 115)

吾人若以文藝復興之教育觀念爲貴族的，則宗教改革之觀念爲平民的；如以前者爲自由的，則後者爲經濟的。屢人之子雖賤，然亦須人之生活；但路氏亦不以哲學者之思想爲然，以人文爲滿足一般人民之教育需要之唯一要件。故曰：『余無論如何，總不以學校中之兒童費二三十年之歲月專攻拉達斯 (Donatus) 或亞歷山大而不及其他之事爲然。蓋現今已非往昔之世界，凡百事物，皆與前異，豈可拘守成規乎？若依愚意之主張，則每天只須使兒童有一二小時在校卽爲已足，其餘之時間，則在家學習職業，蓋此二者必須相輔而行者。』(S: P. 117-118)

按路氏之意，乃以教會教育之宗教觀念，文藝復興之人文理想，武士道之軍事與公民的訓練，家庭與行業之工業的要求，爲建築宗教的廟堂之四大柱石，以供近今耶教之公民安息者也。

路氏死後五十年世界又舉一寧馨之兒，此即從事改造科學世界之時也。夫宗教改革及文藝復興二者之合併，固已具完人之理想；但其智的範圍終不能逃古代之窠臼，故不旋踵即成爲新煩瑣派，與獨尙辭章之形式派。幸不久即有佛蘭西斯培根 ⁽¹⁾ (Francis Bacon) 之人出，以傳播知識之福音，而提倡真正之智識焉。蓋此『英吉利哲學家之鼻祖』其視知識之目的也，『不以之爲臆度空想之玩物，而認爲民族真實事業與財產也』。倍氏曰：『吾人由天然之好奇與探索之癖性中，時或生出求知之慾望，時或因紛異事變與詭奇迹象以長養其心神，時或好修飾與榮譽，時或欲戰勝聰明與矛盾，但大部分之時間，則仍在經營與謀生；』此誠不欺之言也。⁽²⁾ ⁽³⁾ ⁽⁴⁾ 乃當時求學之士不此之務，而誤用其求學之方法，此種罪惡，實中古時代與文藝復興時代之學者所遺之種，而彼等不能辭其咎者也。夫學者之事業，乃『在善用其理智之才能，以造福於人類』。⁽⁵⁾ ⁽⁶⁾ 智識須能生長，須能結實；其功用乃在滿足吾人生活之需要，增進人類制馭自然之能力，及豐富與提高人類之幸福耳。但此非熟讀空虛無物之文字與變幻多端之符號所能濟事；必也，有孜孜不倦之精神，與研究探討之方法，直向『神所創之大著作』中探索之方可。『今夫人者，非他亦不過自然之奴僕與自然之解釋者而已。彼所爲者與所知者，亦不過由事實中及思想觀察所得之自然秩序而已；此外則一無所知，一無所能。蓋因奧之連環，非人力所能破，亦非命令所能移，與唯一之方法，即服從是也。』

是以吾人之知識與能力須合而爲一，不可忽略因果之法則，以招失敗。』(13:P.48) 探求活自然之直接經驗，而歸納法實爲獲得真正之知識與真理之不二法門。『故吾人千萬不可以能論辯所得之定律爲發現新事物之利器；須知自然精巧，實遠過於論辯精巧。但由特殊事物用正當而有秩序之方法所成之定理，則不獨易於發現新的特殊事物，且大有貢獻於科學。』(13:P.49-51) 苟按照此真知之標準以衡其他各種學問，則知『往昔之文物制度亦不過多種之戲文耳；所構造種種之亭臺樓閣，亦不過本其幻而不實之格式所產生者耳。』(13:P.56-57) 吾人今日所有之年歲遠長於古人者，奈何吾人定須捲伏於不成熟無經驗之心思之中，而不求所以脫離之道乎？『吾人由希臘所得來之智慧，實不過幼稚知識而帶有童性之色彩者也；此種智識只可以供談資，而不能有所生產；只可以發生空論，而不能施之於實際也。』(13:P.54) 故須將汝之眼，由過去之記載，而趨向於活動自然而無窮盡之真實。須知吾人用武之地至寬而無限，其樂亦高遠而無窮，真所謂海闊天空任飛鳥之往還也。

科學自倍氏提倡改造以來，其真正之趨向已明，而其新途徑亦闢矣。蓋夫科學經活自然之無限真實之再造，生趣盎然，固不待言；即人類之生活亦日進無疆矣。知識由無知與虛弱之中，已一躍而至高位；科學萬能之理想，至此已成爲近世之發動力。培根之爲人雖未躬親教育之問題，然如以上所述之思想，其於教育也實已爲之另闢一新境。是故吾人若稱路德爲新教育之鼻祖，則對於培根應稱之爲科學教育之鼻祖。總之斯二人者，對於今日泰西之教育皆有偉大之影響者也。